

丈夫走了之后，素云觉得和婆婆住在一起太寂寞，实在过不了，就尽量在天津多住。她已经安排好，把经亚每月的薪金连同生活津贴，一共一千一百元，六百元寄往北京家中。素云坚持这是她丈夫挣的钱，应当属于她。曾太太不声不响，等素云不在家时，使汇票落到她自己手中。有时素云回到北京，她总是到莺莺处住一、两夜，消遣得很快乐，往往到外面去赴约打牌。

曾先生很恨自己的儿媳妇和当过妓女名声狼藉的女人在一起混，他又听人传言她俩在天津时，有人常常看见她们在一处，他深悔当初结这门亲事。

桂姐说：“您为什么不管一管？”

曾先生说：“她在家惹的麻烦更多。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”

素云觉得督促丈夫在事业上向前发展，自己为他推展社会关系，这是对曾家立下大功。她对莺莺说：“咱们若是不提拔他，他现在还不仍然是户部里一个低级职员？”

莺莺说：“这不过是刚开个头儿，袁大总统的六姨太太对咱们还能帮大忙呢。”六姨太太是颇有名气的洪某人的亲戚，正是袁世凯最红的姨太太。

素云看见银行家，退休的官僚，坐着豪华的巨型汽车，住在值千万元的现代西式的别墅之中。她看见那些人的妻妾，女儿，穿着摩登的晚礼服，在戏园子里，在饭店的舞厅里，在夜总会里，她觉得那正是她自己应当出现的场所。自从莺莺控制住怀瑜的银行存款，她就由怀瑜一个姓金的好朋友代为买卖政府公债，买卖金条，做投机生意。关于许多公债的名称，利率，这种投机生意的种种活动，素云是听熟了。有一天，在电话上素云听说仅仅过了一夜，莺莺就净赚了九千元。莺莺说：“为什么你不来做呢？你也有钱哪。你若早听我话，恐怕已经赚了四、五千了。”

素云说：“我若赔了怎么办？”

“不会赔的。在交易所老金消息最灵通。他都给六姨太太买卖呢。”

“我自己只有差不多一万块钱。我不愿冒那个险。经亚一点儿积蓄也没有。你也知道，他在家又不能随使用钱。”莺莺微笑说：“哎呀，好笨。你从前说要搬出来单住。现在就是机会。我想起一个办法。你就运用那一万块钱，要是赚了，钱是你的。若是赔了，告诉他找他父亲去要钱。他若是反对，那更好。就提分家分产业。这样，你还有机会弄一笔钱。绝不冒什么风险。”

因此素云开始认真做起来。第一个月的月底，一算帐，她赚了一千五百块钱。

素云说：“哗！咱们赚钱了，跟男子汉大丈夫一样了。”

莺莺说：“你毕竟不愧是财神之女。”

那天晚上，她们在饭店中莺莺的房间里，大事庆祝。老金是自己苦干起来的，机警，善交际，大学念了一年就不念了。由于社会经验，他学得非常随和，遇到什么人都处得好。他能开玩笑，能跳舞，北京城什么地方都熟悉，女人求他，都是有求必应，烟抽得凶，身上不是带一盒烟，而是带五十支的一筒，说今天早晨才打开，现在已然去了一半。女人们都喜欢他，叫他“老金”。他的两条腿永远不累，精神永远好。他能安排宴席，打电话替人订房间，计划到郊外风景名胜地区去野餐。夫人太太傍晚无事可做，感觉到百无聊赖，就打电话叫老金。他接到电话，不管在夜里什么时候儿，他都立刻撂下自己的老婆，跑到那些夫人太太们的住处，进入她们的房间。

“喂！吴将军！您有什么吩咐？您要我立刻去吗？好。”莺莺打出电话去，对方都是称她为“吴将军”。

于是大家都兴致勃勃，那天晚上过得轻松愉快。

在老金面前，素云就变成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了。她的傲慢自尊，她的社会地位，她的矫揉造作，都一扫而空，仅仅是一个寻欢取乐的少妇而已，并且跟老金一齐鬼混，也确实寻求到了欢乐。老金的一个朋友，批评素云在公开场合的傲慢态度，老金说：“老兄，您说这话，可冤枉人家。她是个心肠直爽的女人，太好了。你不钻到这些名女人的裤子里，你怎么会知道她们的心？她们也是平平常常的人哪。有时看完戏我送她回家去，她累得要命。在我认识的女人之中，她是最寂寞的了。她想找点儿快乐，这你不能怪她。你应当在她的正面儿去看她。在正面儿就是在夜里。”

的确不错，在一起同寻欢取乐的爱人面前，素云的心灵是完全赤裸裸毫无遮掩的。她又是时光倒流，童年再现，她和欢乐的朋友一齐玩耍，在重度早已失去的童年的快乐时，她又恢复了一部分幼稚的甜蜜。所以追求快乐，也就使人恢复了人的本性。只有老金似乎还能了解素云。

莺莺既然让怀瑜答应不再另有别的女人，她意思并不是说她不再有别的男人。这并不是有失公道，因为怀瑜不假思索，率尔应允，就和他平日对别的事情一样，而且莺莺太了解他，而莺莺之让他答应，意思是说怀瑜和别的女人有来往，她若知道是不行的，如此而已。所以莺莺和素云这两个女人，就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和老金常在舞厅、戏院、饭馆儿里出现，这种情形自然传到曾文璞的耳朵里。在戏院和舞厅里，她们也遇到过北京的官员，是在周末来天津消遣的，还有几位穿长衫的“将军”，还有几个怪里怪气秃头的满清遗老，戴着呢帽，拿着手杖，但是穿着中国衣裳，这些人在十几年前是满清显赫的官员，而今时过境迁，他们只能做先朝遗留的残迹了。莺莺在她耳边低声说那个怪老头子就是前清的吴御史，另一个是有名的福建总督，素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。那是一群形形色色老老少少的人。素云她知道，只要没有孩子，她是安全无虑的。

素云写信告诉丈夫她很快乐，说老金是个大好人，说她自己在交易所正在做生意赚钱。这封信把经亚吓坏了，他深怕出麻烦，抑郁不乐懊丧了一整天。他大舅子怀瑜也正在太原，经亚就和大舅子说：“我在这个蛮荒野地，为的是挣几个辛苦钱，人都快累死了，这里没有戏院，没有个讲究的旅馆，我太太却出去玩乐，拿着我的钱在交易所冒险赌输赢。”怀瑜安慰他说：“别急。她们这俩女人会自己小心的。老金是我的好朋友，是个正人君子。”

“不行。我应当写信去告诉她赶紧罢手。我相信人吉凶祸福凭运气。你在交易所做生意，那可以，因为你运气好。你命好。我可不是有福之人，我命不好。自从我一降生，我就觉得命运不济。从来没走过运。我说这话，并不是说你妹妹有什么不好。可是你看看我的婚姻。我得到了什么好处？你看我弟弟和木兰好享福。我命里一定有什么不对。我怕你妹妹若再接着做这种投机倒把的生意，我会垮台呀。”

他的预言真灵。两个月之后，他听说他太太赔进去了那一万块钱，又向她母亲借了一万，让他必须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他父亲，还得想办法归还借的那一万。

经亚大怒，写信回去，说他不能让他父亲来赔这笔钱，并且说他不久回去和她算帐。

那年七月十七，祖母去世，经亚和素云都要回北京去。一天早晨，老祖母安然去世，没有一个人知道，当时她的头从光滑的皮枕头上滑落下来。

经亚回到北京，人很消瘦，脸色晒得黑，穿着西服上身，哗叽短裤，那是他和美国工程师一起工作时做的。他那消瘦的腿，穿着厚的羊毛长袜子，显得颇不好看。母亲看见他那么消瘦，比以前又变了不少，非常伤心。可是他说他身体很好，说他已经渐渐喜爱山西省的高山。说他那些冒险的事情，说在山路上掉下驴来，说他和工程师们的出差，住帐篷，他自己动手做饭，那是他生平头一次自己做饭吃。整个儿看起来，他的这种生活经验，对他有好处；接触大自然和朴实的农民，使他对人生有了新的看法。他说工作还在进行，不过根据工程师的判断，产油的希望并不大。

一年分别之后，一旦团聚，兄弟们非常亲热。在办丧事的前几天，那一万块钱赔掉的事，暂时搁置未提，但是素云已经跟丈夫提过。经亚不明白素云为什么非去做投机的生意不可。他见到了山地姑娘，她们挺直的身段儿，独立的精神，那种没有矫揉造作，没有故做娇羞，那种真纯自然，实在让他无法忘记。如今素云在困难中哭诉乞怜，只惹起他憎恶之感。

经亚说：“我告诉过你，不要做投机倒把的生意。”话说得比以前和她说话时，语气显得坚定沉稳。“好哇，你自己有钱，你赔了，你自己想办法弥补上。”

他说话的腔调儿，使素云大吃一惊。素云说：“噢，想得倒好！我是给你赚钱，我赔了，我得自己拿出来！你可黑了良心。”

“好吧。你对父亲去说。我和这件事可没关系。”

但是在随后几天，她算把经亚说服，使经亚相信此事若都推给素云一个人负责，实在是失公道，并且她也把经亚说动，使他认为已经到了分家析产的时候，因为他老是全家唯一负责挣钱的男人，却没有挣钱人的一点儿特权，最好趁此机会，提出这个问题。所以经亚同意向他父亲提这件事。

祖母之死和丧葬的花费，自然而然构成曾先生盘算一下家中财务情形的时机。这些日子以来，他觉得浑身患有虚弱的病症。清朝的太医称糖尿病为“消渴症”。他觉得内部发烧，素常口渴，常觉得饥饿，但是没有胃口，皮肤日渐苍白。喝的水越多，尿也越频繁。白虎剂和人参

汤也失去功效。两腿发软，时常躺在床上或是躺椅上。等发现他的尿上浮有一层东西时，医生告诉他患的是严重的“消渴症”，他的肾脏受了伤。曾先生读书多，知道这就是西汉文人司马相如患的那种病，康复的希望不过十分之一、二。医生告诉他不要吃油腻，不要与女人同床。他自然一直精神萎靡，垂头丧气。

一天晚上，在客厅里，曾先生躺在卧榻上，要和儿子们说话，于是家里人都来在他面前。他说：“经亚、荪亚，你们祖母已经去世，我和你妈也年老了。仗着祖先在天之灵的保佑，这些年来家里平安无事。我将来在地下见着先人，没有做什么难为情的事，也没有不能见人之处。虽然我没有多少东西留给你们，也足够你们过的，不会饿着的。在钱庄我们还有差不多十万块钱。是这些年来我省吃俭用积存的。家里由于你母亲善于操持，我没有搜刮老百姓，拿的只是做官应得的。和前清时代别的做官的相比，我也许可以称为腐败，若和民国时代这些做官的相比，我自己应当说是清廉。”他对当时民国的官吏这样攻击，孩子们听见都微微一笑。他接着又说：“现在除去现款，咱们只有这一栋房子，一家值一万五千块钱的绸缎店，乡间的地没有什么收入，税太重。我要你们知道这些事情。花费很大，这次丧事，至少要用几千块钱。”

他还想再说，但是停下来喘了喘气儿。

素云看了看经亚，经亚犹疑了一下儿，然后鼓起勇气说：

“爸爸，我想告诉您点儿事情。您千万别生气。”

父亲以清朝大员的权威口气问他：“什么事？”“是这样儿。我不在的时候儿，您儿媳妇在天津股票交易所赔了点儿钱。”

这是木兰和她丈夫第一次听说这件事，他俩眼睛很快转向素云，素云的眼睛往地下看。

父亲喊说：“什么？”

“她买政府公债赔了钱。”

父亲喊道：“浑蛋！谁告诉你去玩儿那种东西——买空卖空！连那么点儿头脑都没有？”他的官腔像大官审案子，经亚觉得像犯人受审。当时气氛沉静而紧张。

父亲最后问：“多少？”

经亚说：“一万。她原以为能够平平安安给咱们赚一点儿钱呢。”

曾先生转向素云，在胡子里飞浅着唾沫说：“谁告诉去做投机生意给咱们家赚钱来着？”

素云豁出来立即闹个决裂，因此才挺得起来说：“爸爸，这纯粹是运气坏；有交易所消息最灵通的人给我出主意，他还给袁世凯的六姨太太买卖呢。”

“他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他姓金。”

曾先生坐起来，把长旱烟袋用力在地上敲打。“你这个小笨蛋！我早就跟你说来着。现在当着我儿子的面儿，你知道一下儿也好。你不要自欺欺人，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天津和莺莺还有那个姓金的做的事。为了这件丢脸的事，人家已经耻笑咱们了。你在北京有家，你却不愿在我们家住。你非要各处去跟年轻的男人乱来，丢我们和你丈夫的脸。”素云的脸变得绯红，经亚都气呆了，他向父亲说：“爸爸，您说的是什么？”

“你顶好知道了吧。全北家城都谈论这件事情呢。你下一步怎么办？”

素云现在要自己辩论。她说：“爸爸，您听人家说闲话。我没有做什么错事。而今这个社会，跟着男人出去也算不了什么呀。”

公公大喝一声：“住口！你若是不知道什么是羞耻，我还知道。所有现代派头儿的女人都是王八！”

“王八”本义是忘了第八个重要美德，就着“孝悌忠信礼义廉耻”的“耻”字，但是习惯上和乌龟弄到一起了。这是大官常用来骂犯人的话。在暴怒的父亲面前，全家怕得鸦雀无声，父亲气得喘吁吁的。受了这么一顿毒骂，素云羞得掩面大哭。桂姐扶着患病的老人离开了卧榻，恼怒得噗噗的喘着气，走到里间去了。公公走后，素云突然停止了啼哭，也走出屋去。曾太太坐着生闷气。经亚狼狈不堪，心中怀恨，觉得今天在全家面前丢了脸。

曾太太怒喝一声，把所有的丫鬟都赶跑。她说：“儿子，这跟咱们家的名声有关。不管人传的话是真是假，你得想办法，不要再叫人讥笑。以前我若知道牛家的女儿是这样儿的人，我决不给你办这件亲事。你媳妇儿若是再不检点自爱，她非把你父亲气死不可。”

经亚忽然哭起来，像个孩子一样。他号啕大哭，好像他郁积在心里多年的痛苦，从来没有说出过，也从来不能说，而今在母亲面前随着涌泉般的热泪倾泻而出了。看见儿子如此，做母

亲的也哭起来，一边儿哭一边儿抚慰经亚，就仿佛经亚是小孩子一样，她说：“先平静一下儿，我知道这够你受的。我告诉你父亲还这笔钱，弥补这项亏空。你若愿在家，就辞职不干。咱们家不需要你跑那么老远去挣钱。”

荪亚和木兰也过来用话安慰经亚。

荪亚说：“哥哥，我们向父亲央求给你还那笔钱。”木兰说：“哥哥，你现在去看看素云吧。告诉她先静下来，告诉她家里没有解决不了的事。一家人毕竟是一家人。不要把这件事太放在心上。事情总算已经过去了。”

经亚问：“她在天津到底做的什么事？”

木兰说：“我们不知道。父亲一定是在外面听人家说的。

你现在还是去看看素云去吧。”

经亚这才走出屋去，心里思潮起伏，感情理智，矛盾冲突。进屋一看，素云正躺在床上哭。他好言安慰，素云一言不发。

经亚忽然一阵怒气上冲。他说：“你不用这么哭。我怎么办？你做的好事！你对得起我不？我被人耻笑，戴绿帽子！父亲骂你，骂得对。你自己丢人，你也让我丢人。看看你的妯娌。人家怎么能在家过？你就不安于室！”

憋着一肚子的委屈，经亚离开了妻子，出去和弟弟说话，谈论家里的财务情形。

他说：“我这个做哥哥的很蠢笨。今天的事情也不能说完全是你嫂子的错儿。你们都不理她，她才去找莺莺。”木兰说：“二哥，您别冤枉人。没人存心排挤她。您知道讨二嫂高兴是不容易的。”

经亚停了一会儿又说：“我要说的是，她在咱们家是永远不会快乐的。说实话，咱们应当分居另过了。现在办祖母的丧事，不久我还要到山西去做事。父母年老。你们若是同意，咱们就请父亲分家吧。我们搬出去，也减少磨擦。”荪亚看了看木兰，木兰说：“年轻夫妇谁不愿出去自己过？而是而今父母还在。父母在一天，谁也不愿分家。事情可不应当这么办。”

经亚又说：“可是现在有这一万块钱的亏空。若让你们也来分担，不能算对。可是，荪亚，你为什么 not 找个职业？现在我一年挣这么多钱。大家都是花公家钱。我若把我挣的钱放在公家钱里大家用，素云会不高兴。我若不这么办，你们会说我自私。”

荪亚说：“你那么办可以。你用不着太多心。这都是现代的新思想。咱们过去从来没有这些问题。那有什么关系？大家都是一家人。若是起，大家一齐起，若是落，大家一齐落。但是我知道二嫂子。至于木兰跟我，你放心，你挣的钱，你尽管自己留着。我们是在花父亲的钱。”

这次谈话没有结论。他们正在说话，小喜子跑了来，喊说：“二少爷！二少爷！您在哪儿呢？二少奶奶上吊了！”

他们跑去看，见素云躺在地上，全屋乱七八糟的。原来素云在全家的女人面前饱受羞辱，丢尽了面子，她就站在凳子上，把脖子伸进一条系好的裤腰带里，再把腰带挂在一根高的床柱子上，然后用脚把凳子登开。可是裤腰带断了，她就摔在地上。冷香听到跌落的声音，冲进去一看，看见屋里的情形，跑出屋外喊着求救。一个女仆进去，发现素云碰昏过去，但是还在喘气。桂姐来了，曾太太和曼娘则躲着，怕得打哆嗦。等发现素云并没有死，她们才来看她。大家把她抬到床上，二十分钟之后，她才开始呻吟，眼睛闭着，身旁如何，一概不理。

锦儿对木兰说：“那根裤腰带不是真断了的。我看见了。

系的扣儿自己松开的。”

木兰望望她说：“顶好什么也别说。倘若她刚才真自杀死了，她家或许要告咱们逼死了她呢。”

素云的自杀企图，不管是真是假，总算得到了部分的胜利。分家析产原则上是拟定了，只是先记在帐上。但素云并没遂了分居另过的心愿。家里三房，曼娘代表平亚，每一房名下只得到两万块钱和乡下的一部分田地；曼娘的儿子，算是家中的长孙，分得那家绸缎店，将来好做教育费；桂姐的女儿丽莲和爱莲分得五千块钱，将来做嫁妆费用。北京的住宅不分，只要父母在，就一直不分，将来卖出去的钱，只分给经亚和荪亚。其余的钱由父母自己留用。在曾太太的请求之下，曾先生由公款中给经亚付了那一万块钱的亏空，也就是说，这笔还债钱是由三房共同负担的。

每一房可以动用自己的钱，或是花用或是投资，但必须取得父母的同意，或是接受父母的指教。木兰倒很喜欢这种安排，她和荪亚开始认真思索怎样利用他们自己名下的那笔钱，心里暗中感谢素云。

经亚原是请了一个月的假，回来参加祖母的丧礼。但是因为他的妻子的麻烦，在家待了五个礼拜。在第五个礼拜，他接到一封电报，电报上说美国在太原的代表问为什么祖母的丧事要办五个礼拜之久，所以他最好立即启程回任。

在离家的那一天，他对荪亚说：

“我现在把钱控制得很紧，她不会再去拿钱乱来。我每月给她四百块钱，足够她用的。为什么一个月一个女人要用三百块钱，甚至四百块钱，我真不懂。”

荪亚说：“为什么不懂？一夜打五十块钱的麻将，那算不了什么。她答应了么？”

经亚说：“不管她答应不答应，也只好如此了。你想我还要像奴隶一样那么拼死命供给她挥霍吗？我自己花一分钱，我都要盘算……这个道理你知道。我们俩不像你们俩……她恨我，我知道……哎，家就是个枷，是个枷！”

他从肚子的深处叹了一口气。他摸了摸他的衣裳领子，仿佛他摸脖子上的锁索一样，木兰和荪亚很为他难过。忽然，他直接向木兰说：“我若有像你这样一个妻子，我辛劳做事，挣的钱都花个精光，也没关系。至少我也得到了点儿快乐呀。

但是现在我有什么快乐呢？”

木兰说：“二哥，现在你知道过去我为什么跟她和不来了吧。现在我们可以想办法让她在家过得舒服点儿，但是事情可不是一方面儿的，她得答应才行啊。当然现在她有点儿惭愧，过一阵子也就好了。至少过去的事我不会再提的。”经亚坐着听，可是听而不闻。他结结巴巴的说：“若是我……我……”

木兰问：“什么？”

他喊说：“我和她一刀两断。我和所有的富家之女都一刀两断。我若是，若是有机会再娶，你知道我应当娶什么样子的姑娘吗？”他好像是自言自语说：“在山西，我看见了那么多可爱的乡下姑娘。我娶了谁，她都会感激我的。”

木兰说：“你说笑话吧？”

“你不相信？三百块钱一个月的薪水，甚至于一百，甚至于五十，都会使一个乡下姑娘乐得要死啊！她会把我照顾得满好，并且忠心耿耿，心满意足，会整天做事。这不是人过的日子，天天吵嘴。”

木兰沉不住气了，她问：“你不是想和她离婚吧？”“离婚？随时。她说哪天就哪天。有什么关系？不过现在先别让她知道……你知道我要娶的是哪种女孩子吗？”由他的声音听来，经亚似乎已经自由而快乐了。“我要娶一个以前受过苦的。一个歉年逃荒的，比方说吧——小孩子时被人卖过的，做过奴婢的，挨过饿的，再卖给人做妾的，受过大太太打骂的。然后，第三……”经亚停下来。

木兰替接下去：“第三，她跑到尼姑庵，跑到五台山上出家当过尼姑的，对这个人世间的繁华享受死了心的，然后碰见一个和美国工程师一同旅行的青年，两人一见钟情，于是决定再度结婚。是不是？”

经亚大喜：“正对！正对！那样的女人该是个多么好的太太呀！我就像公主一般待她！”

经亚走时，他最后的话是：“这次我真高兴走。也许五台山上一个尼姑正等着我呢。谁敢说不会？”

暗香带着阿满一直在一旁站着听，经亚并没有注意到她。他走了之后，木兰看暗香看了很久，似乎一时心智不灵，不能一时把零散的过去的记忆串连起来。

最后，她微笑说：“暗香，你到不到五台山去？”

暗香低下头，用筷子喂阿满吃东西。

木兰对于荪亚和她自己那一笔钱应当怎么运用，煞费心思。她想用了那笔钱，荪亚应当也因此找到一个职业。她向荪亚说：

“咱们怎么办呢？”

“不怎么办哪。妙想夫人。”

“你喜欢干什么？”

“直截了当来说，我受的教育是为了做官，现在我不肯做官了，所以别的都不能做。”

木兰说：“荪亚，这一次，说正经话。咱们若是把钱放在钱庄，七厘的利钱，一年一千四，若是连付房租，根本活不了。说真格的，你得找一个职业。现在我是商人的女儿，我有一套不足登大雅之堂的普通老百姓的打算，你要不要听？”

“当然要听。”

“我是要做个平民百姓。不问政治，不求闻达，只求做个商人的妻子——丰衣足食，无忧无虑。这儿开一个茶馆儿，那儿开一家布店，再开一家小饭馆儿，咱们担保食有美味。等老人家百年之后，咱们搬到一栋朴质的房子，带一个小花园儿，无人来欺压，得空到水上泛舟为乐。你知道我从来还没游过杭州。杭州现在仍然在我心里还是一个梦境——只听母亲和红玉说过。杭州的沙锅鲤鱼头是很有名的。咱们在西湖边儿上买栋房子。我再学画画儿。住在那儿，孩子们也在那儿长大，我自己教他们。这对人生不算是有什么奢望，你说怎么样？”

“妙想家，这已经是奢望了。你想咱们有那份儿福气吗？”“说实在的，我所求于你者并不多。愿上苍保佑，咱们也不求什么功名富贵。我可以做普通生意人的妻子，你也许觉得意外。我能给你做很好吃的素菜啊！”

荪亚问：“那么开什么商店？”

“我父亲有好多商店。咱们可以向他老人家买一家茶庄，或是一家药铺。什么店都可以。即便是扇子店，杭州的出名的刀剪店，都可以。什么都可以，但是当铺除外。我能过那种日子。”

“你若继承下一家当铺，你怎么办？”

“我把一切人家典当的东西全都退还，关门大吉！可是我喜爱别的生意，大家做生意都似乎那么忙。”

“妙想家，这都是你的想象。你是富家之女，你只觉得开家小商店也是诗情画意的。”

“你现在能不能经营一家商店？能不能？”

“当然我能，但是什么商店？”

“咱们跟我爸爸去说。”

木兰和荪亚去看姚先生，姚先生思索了一下儿，然后说：“你们若是愿意，杭州的商店我可以给你们一家。可是如今公婆父母健在，你们不能到南方去。为什么不把华太太的古玩铺的股份接过来呢？现在生意很好。去年赚了五千块钱。”

木兰说：“好主意！可是那股份是舅舅的。”

“这个可以商量。”

“您想舅舅会让出他的股份吗？”

父亲十分有把握的说：“为了我的女儿女婿，他会。”

“华太太也卖旧书吗？”

“大部分古玩店也卖旧书，华太太不卖。”

木兰越想那古玩铺，越觉得着迷。古玩铺是个悠闲的生意，顾客不多，而到古玩店的客人，也大都像古玩一样，他们会徘徊玩赏，一闲谈就一个下午。在古玩店可以遇到画家，遇到学者，若是再加上珍本书籍部，可以遇到更多的学者，也可以结交成朋友。

这个想法就立刻办到了。冯舅爷答应只保留他那全部股份的四分之一。因为那家古玩店几年来一直赚钱，他以一万五的价钱，卖给荪亚四分之三的股份，因为大家是一家人，荪亚把这个办法说明时，曾先生立刻同意。所以冯舅爷带着他夫妇去看华太太，她听说姚家的小姐要到她的古玩铺做股东，她觉得万分的光彩。

巧得很，荪亚和木兰第一天在古玩铺时，正好遇见老画家齐白石。齐先生正坐在藤椅上打盹，鼾声大作，大腹便便，时起时伏，在肚子上的胡子也随之上下。木兰以为是个老用人，以为也许是华太太的亲戚，轻轻问华太太：“那是谁呀？”

“是画家齐白石先生。”

但是齐先生并没有真睡着，因为他眼睛也没睁，用低沉的声音说了话：“不要卖了我。我不是这儿的货。不过，可以卖一个晚上，只要两斤酒，一碟子酱羊肉就行了。”木兰以低而富有音乐美的声音大笑出来。她说：“齐先生，早就想认识您了。”

老画家还是闭着眼睛，他说：“声音好妙！声音好妙！我真想画下来。”

他的眼睛慢慢睁开。一看见木兰，他坐起来，赶紧找他的拖鞋。

他问：“你是谁？”还没等木兰自己介绍，他又接下去说：“对不起！不要见怪！我早就想画一个像你这样声音的仕女呀！”

木兰大喜，她说：“是吗？今天晚上您可以出卖了吧？我们愿用两斤酒来买尊驾呢。您说上哪儿，咱们就上哪儿。正阳楼？还是致美斋？”

对这位伟大画家，这样不拘俗礼，在她邀请了餐叙之后，木兰才觉得太唐突，心里才害怕，但是这却正投合这位老画家的脾味。所以木兰和他在古玩铺闲谈了一下午，那天晚上庆祝新股东加入合伙，连同华太太，齐白石先生，大开盛宴。

那是第一天莉亚做生意。

-----  
一鸣扫描，雪儿校对

---

后一页  
前一页  
回目录